

徐文長文集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  
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  
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  
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  
伊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眴大江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  
下僚也動爲人所籍倮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  
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劔舍身以當事乃不復  
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筭統耳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  
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  
儼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  
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梳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  
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事與鬼謀文疑史削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  
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

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王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闕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  
神神之跡願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制定建寧記  
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  
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  
主又安能扶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  
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  
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  
獨關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關雞而出於卵腋卵腋  
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

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園場中絕竒  
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成淳終  
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  
獄既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  
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卯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  
歌曰卯兮伏兮雌所賊兮拾且腋兮裸代羽以翼兮  
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幅幅兮戰靡比兮舍博而徒  
掌索纏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園者棘兮彼  
稷稷兮儔善而寬儔惡而殛兮

李先生祠堂碑

序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  
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救著書數百萬言大都  
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  
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  
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  
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  
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  
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荏苒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艾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歲而况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 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徽府長及先生先生秘書并縮長令城守再三拒院  
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諫則以 慈壽太  
后及 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  
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願迎且希  
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  
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  
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  
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  
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  
舉與聞者。咸志之常快快。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  
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  
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嚮。應仰頴。上言遂撤  
已所居旁。命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質先生舊著書  
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  
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  
滿。潔牲卜吉。治玉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其職  
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  
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  
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  
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  
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  
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  
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  
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  
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  
煉先生名木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  
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  
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

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收長解佩組兮  
言歸依短察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  
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丹其何之  
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斗兮乘箕中參差今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

代商督學

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入古比口逼都城時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

朝且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

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置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既大同塞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  
行籌邊賦及諸誦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  
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槍象令決耦射中  
則舉觥相賞喝值機則又散已貯粟活殍以千計將  
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  
頌公真忠氣益功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  
遇禍不數年黨敗 非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  
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  
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會  
曰光祿之死事於藁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  
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于喟然曰西國之刀  
其鋒之鈿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於韋  
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  
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  
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王於雄藻類西京  
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鷓鴣翔蓬蒿  
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公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並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遠指勁不習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銅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非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序述無一雅語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王宴在里者王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  
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  
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  
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  
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  
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  
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  
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  
上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  
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  
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  
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  
歲輸僅若干錢受說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  
自鎮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  
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既十餘年  
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醱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  
於子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大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一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子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巳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靳秀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浮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譏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

名三十一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  
足以起廢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  
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  
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魍魎魍魎亦夔夔睢睢卑  
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  
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從  
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然  
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擾民  
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  
曰悒然不平思我劉若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後之  
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頌  
之而屬書於下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  
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  
短視田業而責之王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  
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  
不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  
而不悉於此更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悲憤激蕩故其本色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  
爲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  
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最居第一嘉靖辛卯  
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

卒得詆徙荏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誅  
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

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媵媵不  
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  
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坑聲詆嚴氏父子  
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丞以西護陵寢遮虜騎  
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  
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  
布衣以慙奇當是時君懷憤之口久而忠不信於主

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掄象且莫射播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效諛懷忠王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活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竒構若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土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斬構君遂

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 詔逮順楷襄得免戊時丁巳秋月也

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尚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遣 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 上感君顛為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口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劔  
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  
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  
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  
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  
行多其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  
忠君少時君父翁勝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  
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  
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

嫗相歎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鬼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捨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國史有藉之文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

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  
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  
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  
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  
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  
遷公別室埋其銀污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  
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  
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  
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暑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柩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直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若



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曠弩發機者與然徐既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劍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

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胡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點次清妍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  
墓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  
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  
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  
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間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  
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  
十年數竒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  
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  
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

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瑕者食之終其身爲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錕盈藏乃嫂叔矜殺鋤兄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晷面

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恆俎銜杯喜翩翩也卽爲舉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徃徃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辦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言簡却有氣韻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旣以俠敗乃用武

中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  
史王公扞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叅將盧鏜自  
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  
乃奮鬪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  
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  
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  
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  
也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公誌銘跌宕多風生色堪扎今

之名家所謂象龍刻鳳雖美不情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

君與按察經歷歷陽君爲人，如出治劍，少卽露鋒，鏗師  
叅議胡公某，某數覲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  
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竒之，無何果以賈  
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  
若窶舊故必遍，且歲糞，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  
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穎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  
，復善料，有悉輒投君，益爲管，且費，徃徃傾囊，然至貴  
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匪，不得也，晚  
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穎。



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容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踣膝。賸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在平清，豈特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你安意耶？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  
諸子來告曰今日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  
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  
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寒哭霜臣柳狸睛眇蚨緝過我之日今風伐木  
樸兮檄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葬未有誌銘  
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

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上然

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諱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為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為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其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

中幾絕以某年月日葬某所不給涓與某稍會歛以  
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  
祖蕭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  
暨入 明至瞻後家山陰瞻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  
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  
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修

身表俗務厚人道嘗淪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  
至閨闈冬煥余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  
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述徹妻喪治母木廬火  
翁以備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  
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徃徃作嬰兒啼其於人  
好解刺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  
瞻云子曰鳳陽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統紳屬銘  
子辭以繫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徃矣

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敘保愛處憤感自不能

言一銘痛絕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適六六君生宜人  
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涓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旣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

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  
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路南  
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  
遇宜人任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  
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  
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人  
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  
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  
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



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慣其宗人，當始嫁，宜人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涓，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涓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

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  
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措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  
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  
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涓則窮  
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  
盡。涓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涓走，其鄉謂太君時節  
且莫數爲涓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涓目  
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  
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兄

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旣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  
竟欲往兮奈兒在此竟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竟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

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  
鞠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  
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涓少依繼母苗  
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己子時或以兄無子令  
改卜先人墓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  
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  
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  
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  
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

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鬼雖葬於此。其鬼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誌似悲感。合銘讀之。知其情之傷。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  
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  
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  
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  
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  
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  
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  
目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追唱名入  
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巾而兄竟以是

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  
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  
屨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  
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  
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術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  
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繒  
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術固少文故自撫按  
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  
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弘治某年

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塋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二妻潘墓誌銘

文色生動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涓追有之，以共介似涓也。名似字介，君介君善而樸，庶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涓贖其家。



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涓父自  
湯江陸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  
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涓正言必擇而  
後發恐涓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  
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  
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涓曰無異也介君  
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  
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  
頭夜網魚歸泊門忽墮水起而憐然有神馮焉聲音

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  
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  
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  
銘曰：

生而養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竟悵然其脚躄。  
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竟釋然而勿愁。  
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為墓誌銘 悲咤語傷竟動鬼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

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  
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  
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悅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  
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  
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  
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  
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  
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  
一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

儲瓶粟者十年一日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  
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  
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念折節等布衣留者  
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  
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涓文士且操潔  
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涓  
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涓爲人度於義無所闕時輒疎  
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于耻詎介穢廉雖斷頭不  
可奪故其死也親其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

日至無以堙獨餘書數千卷浮罄二研劔圖畫數其  
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劔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  
命促之以資堙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涓嘗曰余讀  
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  
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細當盡斥諸註者繆戾  
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竒將  
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偃仆  
遊外物而今已矣涓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  
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

四日夔州府同知諱德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  
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  
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於潘婦  
翁薄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  
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  
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  
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故繼出曰杜  
纒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  
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朽今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紫罔允收邕可  
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啞滑既髡而刺遲憐融  
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既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莽山人高姿烈烈處筆餘仄氣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下廣西都  
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  
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  
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墓事阻湖之行又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  
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  
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  
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  
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頓悟絕羣年  
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  
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  
不喜握鞭轡弓矢以自匿其芒用負平生一旦鬱鬱



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著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凌跨恢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符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已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綠章。

釋先巫史祝呪、擢歌菱唱伐木、輓石、雉駢、籬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鬪籌、秤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瞶口誦而手奏者、一週興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

遊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  
憊其所乞而後止，而徃復箋札，提辭去留，目營心記，  
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  
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  
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  
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旣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  
指顧自如，雄談澗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  
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徃金  
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

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  
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  
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  
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  
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  
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  
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  
調飲食初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  
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

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  
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  
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  
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  
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  
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嶼  
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  
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  
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

都君當朝莫以予表。若柳君狀竝告於山人。脫稍相  
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